



(蘇聯) 利雅比金著

青春長在

時代出版社

青 春 長 在

(蘇聯) 利雅比金著

李 元 傑 譯

時 代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Б. Рябикин
ВСЕГДА
С МОЛОДОСТЬЮ
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ВЦСПС Профиздат
1952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主角什波娃是一位女教師。她熱愛自己的工作，在教學方法上積累了許多先進經驗。不少落後的學生在她的教誨下都進步了。由於對教育事業的巨大貢獻，她獲得了勳章，並當選為最高蘇維埃的代表。

作者通過什波娃所經歷的道路以及她所接觸的事物，雄辯地說明了蘇維埃人的生活是幸福的，尤其是年青一代，他們有着廣闊無垠的前途。

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

(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)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北京人民印刷廠營業分廠印刷 北京第二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

1954年12月北京初版 1954年12月第1次印刷

開本：850×1143 1/32 印張：4—22/32

1—28,060冊 113千字

「我們的人民教師應該享有爲資產階級社會的教師從來不曾享有過，現在也沒有享有，而且也不可能享有的這樣崇高的地位。這是一個不需要證明的真理。」

「列寧」

目次

第一章	從研究院來的客人	二
第二章	蘇維埃人。親愛的莫斯科	七
第三章	在化學教室裏	二六
第四章	重要的日子	四一
第五章	摘自代表的日記	五
第六章	「我想做女演員！」	五
第七章	朋友們的會見	六
第八章	學校裏燈光正亮着	八
第九章	聽取意見——作出決議	九
第十章	高度的信任	一〇七
第十一章	在大克里姆林宮裏	一二九
第十二章	「沿着廣闊的大道，奔跑着，奔跑着……」	一三六
第十三章	什麼叫做幸福	一三八
第十四章	舉着莫斯科的旗幟	一四三

第一章 從研究院來的客人

一個寒冷的正月裏的早晨，從地下鐵道的車站裏走出了兩個人來：一個高高的、瘦瘦的、穿着深灰色大衣的青年，和一個穿着毛皮短大衣、戴着一頂剛能遮住頭髮的毛絨織的花帽子的少女。兩個青年人都匆匆忙忙。他們走得很快，使得路上的行人一個一個地都落到後面去了。當他們穿過街道時，男的把衣領豎了起來，焦急地說：

「現在應該問問民警了。」

他向兩旁看了一眼。

「用不着，安那托里，」同路的少女將他的袖子提了一下說，「難道我們自己找不到學校嗎？」於是，當他們發現街對面有一個揹着褐色大書包的女孩子後，便急忙地跟隨她走去。他們默默地走了一些時候。

「但是你知道，我甚至有點不相信，這兒會有過茂密的樹林，」少女活潑地說起來。「在這些房子、郵局的地方……。但你不要這樣跑呀，安那托里，我簡直沒有力氣……。在這附近，曾經聚居過爲沙皇打獵馴養獵鷹的僕役們，當時叫做「養鷹人」。從那時起這些名稱一直傳了下來：養鷹人街、養鷹人路、養鷹人城關……」

「練習本你帶來了嗎？」安那托里打斷她的話說。

「帶來了……啊！我們大概已經到了。」

在他們面前的一個街角上，聳立着一座用紅白磚建成的並有大窗戶的四層大樓。那些愉快的，雙頰凍紅了的女學生們，成羣地或單獨地，好像流水一般從各方面走進學校裏去。一年級的小女生們匆忙地跑着，裝得滿滿的小書包在抖動着；高年級的女同學，一面走，一面熱烈地在談話；焦急的臨畢業的女生們在走着。爲一羣一羣的、喋喋不休的女生們所包圍着的教師們，也走了過去。

「安那托里，你瞧，鴿子，」維拉指着從隔壁屋頂上飛起的青灰色的鴿子，突然向那個青年說。

「在哪兒？在哪兒？……」

他們停了片刻。

「這是育爾加的鴿子，」一個戴着毛皮大風帽，並從那鳥巢般的帽子裏露出玫瑰色臉蛋兒來的小姑娘低聲地說。她做出很正經的樣子，並且着重說着「和平」那兩個字補充道：「和平——鴿。」

維拉不禁在她那冰冷的面頰上擰了一下。

「噯，你這個，我的好姑娘！」

安那托里與維拉同女學生們一起走進了大門的門廳。

「到這裏來掛吧，到這裏來！你們研究院來的人總是在這裏脫大衣的，」一個上了年紀的管理衣帽間的女人和善地迎接了他們。

「您怎麼知道我們是從研究院來的呢？」維拉一面脫着皮大衣，一面吃驚地問。

「怎麼，難道你們是第一批來的人嗎？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從研究院、從區人民教育局、從其他學校來找她的。」

老太婆放低聲音告訴他們：

「甚至有從報社裏來找她的，還有作家們……現在你們從這個門口進去，向上走，四樓。」

維拉與安那托里互相看了一眼，就開始順着樓梯走上去。一個小姑娘順着樓梯很快地迎面跑來。他的眼光頑皮而愉快地閃爍着，鮮綠的髮結跳動着好像要從她頭上飛走似的。

「庫得梁夫才娃，你到哪兒去？」有人從上面叫着，「我們就要上體操了！」

小姑娘已經轉到了另一段樓梯上，頭上的髮結擺動了一下，她說：

「我不上體操了！」說着就一步兩級地飛跑了下去。

「有點不對勁吧，這是個什麼『不上體操的學生』呀！」安那托里大笑着說，「連趕也趕不上她呢……」

在三層樓走廊裏的窗前濕地板上放着幾盆花。女學生們圍着這些花盆熱烈地爭論着。已經澆好了花的清潔女工拚命地向她們說些什麼，但是她們却不聽她的。

「尼娜，從你這方面來說，這簡直是不老實！大家都想幫忙，而你却一下子就端了兩盆，——讓旁人都沒有可拿的了。」

「波時科一向總是想佔第一，我知道她。」

「根本就是小盆子，所以我才拿的……」

「小！……阿姨，您這裏更沒有別的需要拿上去的東西了嗎？」

清潔女工微笑着攤開了兩手。

在四樓化學教室門口八年級學生在等着打鈴，忽然聽見一陣很快的腳步聲音，在樓梯上平台處，立即出現了一個高高身材，穿着藍色工作服的婦女。全班一致向她問候：

「您好，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！」

「我們是教育科學研究院派到您這兒來的，」安那托里走近女教師說。「我們是研究生。您可以允許我們來聽您的課嗎？」

「請吧！座位够大家用的，」她以親切的手勢邀請着。「請坐吧！隨便哪兒都可以。」

女學生們進入了化學教室，各自向放有實驗架的桌子旁邊坐了下去。

「原來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·什波娃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哪，」維拉想着，面部的神態沉着而有信心。頭上盤着編得緊緊的髮辮。目光審慎而坦率。還有那流利的莫斯科話，非常和藹而誠摯……。她根本還很年青。「而我們却以為看到的將是一個白髮蒼蒼，積有多年教學經驗的女教師哩。難道，果真像研究院告訴我們的那樣，她已經有二十年教學經歷了嗎？」

安那托里皺着眉頭向着尚未打開皮夾的維拉瞥了一眼，便在一本厚本子上寫上了：「課題——氯氣的化學性質及其用途」。

……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向女學生們講道：

「氯氣是那些窒息性瓦斯中的一種。成千上萬的士兵，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期間，曾經由於那些毒

氣在前綫喪失了生命。當時俄羅斯的化學家們曾努力研究，想找出一個方法來防止殺人的氣氣和其他毒品。俄羅斯科學家們的努力終於獲得了成就，不久以前曾被全國慶祝九十生辰的我們的捷林斯基院士，就曾向全世界貢獻了他的第一副防毒面具……」

女教師把防毒面具的模型拿給大家看。在一個裝有抽氣管的櫃子裏，預備了不多的毒品。女學生們把氣氣的性質和反應記了下來，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講解了關於它在工業和農業上的用途。

這一堂課快要結束了。

「我們的蘇維埃科學，」什波娃作結論說，「無論過去、現在和將來，永遠都是不斷地關懷着人類的繁榮和幸福的科學！……他與維護帝國主義者，——金圓王國利益的資產階級科學的基本差別，就在這裏。他們想把地球變成人民的巨大墓地。我們，蘇維埃的人民，很清楚地知道什麼是戰爭。我曾經親眼看見過戰爭……」

第二章 蘇維埃人。親愛的莫斯科

這是十一年前的事。

裝滿小孩子的電車突然停了下來：一個被一些嚴肅的、整齊的穿着軍服的少女們緊緊拉着的大氣球，飄過了十字街頭。有人從電車的掛車裏叫着：

「給希特勒送丸藥去了！……」

響起了一陣和諧的笑聲。車子繼續前進。少年乘客中有一個想吃東西，於是就啃起乾麵包來。其他的人看到他吃，也都把從家裏帶來的小袋子解開了。一個鬚髮男孩把身子探出窗外，拍着手。

「瞧！金鐘！」他指着在太陽光下閃爍着的喀山車站的大自鳴鐘的字盤高興地叫道。

又有幾個人也向窗外望去。

「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！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！您看，金鐘……」

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擠到窗子跟前，小心地把這個身子探出窗外的小孩拖了回來。可是他，却很得意地、激動地、眼睛裏發出愉快的光芒，重複說道：

「多麼漂亮的金鐘啊！就像在童話裏所說的一樣！」

女教師很親切地看了男孩一眼。

他們在黃昏時分駛抵了南港。碼頭上停泊着一個大駁船，於是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同一個護士、一個少先隊輔導員還有三個學生的母親，開始把孩子們沿着搖動的踏板帶領過去。踏板微微地發出軋軋聲，水在下面隨着脚步的節奏劈拍地響着。天已經完全黑了，這時拖輪靜靜地也沒有放信號地拖直了絳繩，而駁船也就隨着駛去，連燈也沒點。

什波娃站在船邊上看着黑暗中閃着微光的水。吹來了一陣有點鹹味的海上的微風，這却使人完全莫名其妙。是不是塗上松油的駁船就是這樣的氣味呢？孩子們因為一天的勞碌，都睡着了。

女教師沉思起來。在星期五，不錯，是在星期五那天，學校裏舉行了畢業晚會，她，已在休假期間，但亦前來給她的可愛的孩子們送別。大家喧鬧着、歡樂着、女孩子們談着自己深藏在心裏的神秘的理想，男孩子則盡量裝出很神氣的模樣。大家都很幸運，對於前途都很有信心。什波娃的衣袋裏曾經放着到高加索登山宿營的證件，並且在家裏已經準備好了黑眼鏡、敲冰斧頭、風雨衣。星期六那天她最後一次到了學校……可是——戰爭就開始了。

她站在甲板上，束着窄窄的裙子，穿着高跟皮鞋，甚至於沒有來得及把她的白綢短上衣換掉，老實說，她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些事情，沒有想到自己。她總是想着：孩子們、學校、區人民教育局。黨區委會叫她去。什波娃最初還吃了一驚：因為她並不是黨員！……

在接待室等了不久。一個高個子帶着橫條領章的軍人從辦公室剛一出來，就把她請到書記那裏去了。

「在學校工作很長了吧？您的家在莫斯科嗎？」他開始問女教師。

什波娃由於興奮沒有馬上答覆出來。之後，區委書記以嚴肅而注意的目光看了她一眼，就低聲簡單地

說道：「應該把孩子們從莫斯科搬走。敵人殘暴，而且什麼都能幹得出來的。可能從空中來襲擊……」她的心裏早已準備好了答覆。

「請放心好了，爲了孩子們，我將把我的全部力量和我一切都貢獻出來。」

「我們把我們的最寶貴的——我們的將來，委託給您，」區委書記繼續說。

他靜默了一會兒，沉思起來。他的面部現出憂慮的樣子，深深的皺褶遮斷了他的鼻梁，但他的聲音却親切而柔和：

「您必須隨身帶去溫暖的毯子，這些東西可由倉庫發給您。夜裏可能很冷……今天您就可以從銀行裏取出錢來……對孩子們就說：到野營去消夏。」

由於這些關懷的話，什波娃感覺到自己更加堅強、更加自信。巨大的責任並不嚇人，任何艱難亦沒有什麼可怕，在這個人民與敵人的決死搏鬥中，她的崗位是已經很明顯的了。

雲層裏露出了一彎新月，又很快地隱沒了，好像是無聲地墜入了水中一樣。吹來了一陣清涼的微風。「該去看看孩子們身上蓋得怎麼樣？」

什波娃走進了船艙。

航行的第三日早晨，給乘客們大家叫做「小五月」的那條小拖輪「五一號」，尖叫了一聲，開始靠攏在綠林中隱約可以看得見老碼頭的那個海岸。孩子們聚集在駁船的右舷，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同她的女助手們，費了許多力量才說服了他們離開船邊。

「小五月」又尖叫了一聲，岸上的人們揮着手，開始在喊叫着什麼。從碼頭上傳來呼喊聲音：

「往這裏來，靠攏來吧！……」

「難道有人來接我們嗎？」這個念頭突然在什波娃的腦海中一閃。

現在已經能够很清楚地分辨出人們的面貌來了，它們是那麼表示歡迎和親切。一個穿着深灰色長衣的老太婆匆忙地向碼頭走來，她手裏拿着一個白色的小包袱。一羣晒得黝黑的鄉村孩子追過了牠。連繫拖輪同駁船的粗索一鬆便沉入水裏。又過了一分鐘，駁船靠岸了。

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不等搭好跳板便首先跳上了躉船。一個穿着樸素的灰衣服，胸前戴着青年團團徽的青年婦女向她走來。

「我是本地小學的校長。您好嗎！」她自我介紹着，「您這兒有多少孩子？」

「一百五十八個，有許多小的。」

「就在我們學校裏住下吧。假如地方不夠，只好再借用鄉蘇維埃的一部分房屋。」

這些小莫斯科人，一個接着一個地走上碼頭，再踏到岸上。他們走着，手牽着手，有點疲倦的樣子，但眼睛仍是活潑而明亮地閃爍着，發出了一陣陣喊叫聲、說話聲和歡笑聲。穿深灰色衣服的老太婆解開了她的小包袱，然後把烤得焦黃的厚麵餅遞給了孩子們。

「……九十五，九十六，九十七……」什波娃低聲地數着，同時幫助孩子們走下駁船。

「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，我們就到這裏為止嗎？」

「可是帳棚究竟在哪裏呢？」

「謝謝，老奶奶，我不想吃！」

「……一百三十三，一百三十四……一百五十八……好，大概完了！」

石頭砌成的兩層校舍的教室裏，充滿了一股奇妙的乾草氣味。令人真想撲通一聲地倒在那軟軟的，有點刺人的褥墊上休息一下。孩子們吵吵鬧鬧地各自佔了鋪位，疊起空袋子。馬上便都進入了平靜而安詳的夢境。很快地教室裏就完全沉寂了下來。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坐到凳子上，立刻感到雙足那樣酸軟。

「可是這些孩子啊，真可憐，很快很快便都睡着了。他們疲倦了……一百五十八個人……應當馬上就考慮一下糧食。但是從哪裏得到這一切呢？」一女教師這樣想着。

校長來了，她們便一齊走下樓去。在走廊裏她們遇見了一個高個子、身材勻稱、穿着藍色衣服、束着花頭巾、從頭巾下面露出一綹灰白髮的婦女。這個就是集體農莊的主席。

「不要緊，我們可以辦到。牛奶、馬鈴薯……連牛油都弄得到手，」她善意地帶着一點土音肯定地說道，「可是你們有食具嗎？」

「就要運到，一切都就要運到。但是暫時什麼也沒有。」

「那末，就連食具我們也去找來。我們都可以弄到。」

她同校長一塊兒走了。

清晨，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急忙穿好衣服，走出了學校。薄霧瀰漫了道路。什波娃走了幾步，突然間彷彿這清晨的煙霧在她面前顫抖起來。天際抹着一條一條的金色光帶，在路左小谷的上空浮起了一股稀薄的水蒸汽，從樹林裏噴出一陣陣潤濕的熱浪。青草由於露珠發出銀白的顏色，矮樹叢的蒼翠和低垂的枝葉搖擺着，在更深遠的地方，濃密的林緣已由於晨曦而閃爍着並且被映得通紅。

「這就是我們的富饒的土地呀，」女教師低聲說，「他怎敢來侵犯俄羅斯的土地，侵犯自由的人民！」

於是，女教師的心靈裏就更強烈地熾燃起對敵人的仇恨，對自己祖國的無限熱愛。

中午，她來到了城裏。在糧站上辦好了領糧文件，又到銀行去。那兒門上貼着一張小紙條：「營業時間，至兩點爲止」。而那時已經是兩點半了。「怎麼辦呢？」人們告訴她，半個鐘頭以後，應該有火車來到。

「這就很好，我可以快點回到孩子們那裏去了，」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想。「但明天還得到銀行裏來。」可是車站上却公布說區間火車已經取消了。

什波娃緊緊地夾着文件袋，順着鐵路綫，踏着枕木走去。鞋子一滑一滑地，鞋跟常常陷到浸滿重油的沙子裏面。她只得把它們脫掉，赤着腳走。天黑起來了。

直到早晨，疲憊不堪而且冷得發抖的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，才回到學校孩子們這裏。他們把她包圍起來，愉快地、吵鬧地、把一些什麼樹枝和花朵拿給她看。有一個從莫斯科伴送自己孩子來的母親，走到什波娃跟前。

「我不願意失去自己的健康！」她叫道。「您在什麼地方踴躍，而我却疲倦得連站也站不起來了……你照料大家，看護大家……。但我的孩子却脫了小鞋，就把腳趾頭給劃破了。」

「怎麼這個女人不把頭髮梳一下呢？」什波娃心裏想。

「我們走吧！」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毫不猶豫地拉着她的臂膀輕輕地說。

「到哪裏去？幹嗎？！」

「她還是像以前在莫斯科，在碼頭上，披頭散髮的這個樣子。」她想。

「您有幾個孩子在這裏？」女教師突然問。

「兩個……」

「您連兩個孩子中的一個都沒有照料好。可是，我們這裏却有一百五十來個呢……而且，我們還打算靠您來幫忙呢！」

「不行——不行——不行！」這個女人差不多叫了起來。「這簡直是豈有此理！……」

「孩子們用不着聽您發神經，所以以後……您知道麼？您走罷！您走了，倒可以更好點……」她用很小的聲音說了這幾句話，看了一眼安靜下來了的孩子們，然後垂下眼簾來補充道：

「……爲了您的健康。」

「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！」忽然聽到小學校長的聲音。「我已經弄到一部運糧食的車子。」

「謝謝！里基雅·尼古拉也夫娜，謝謝，親愛的……」

什波娃擁抱着自己剛才認識的，但一下就成了親近的女助手。

少先隊輔導員里娜走了過來。

「華林其娜·伊凡諾夫娜，您馬上去休息吧。別着急。讓母親們暫時看看這些小的，我組織孩子們到集體農莊去除草。」

「去除草啦！烏拉！拔雜草去！」從各處傳來了高呼聲。